



老革命家 发扬民主的故事



山西人民出版社

老革命家发扬民主的故事

沙 仁 行

山西人民出版社

老革命家发扬民主的故事

沙仁行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frac{1}{2}$ 字数: 47 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80年5月修订2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600册

*

书号: 3088·245 定价: 0.19 元

再版说明

为了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曾先后出版了《光辉的榜样》（老革命家艰苦奋斗的故事）、《老革命家实事求是的故事》、《老革命家发扬民主的故事》、《老革命家遵纪守法的故事》等四本通俗读物。

现在，为了配合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将这四本书修订再版。再版中，除增加了刘少奇同志、彭德怀同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故事外，还对《光辉的榜样》一书作了全面修改。

编 者

一九八〇年四月

DL96/07

目 录

打呢，还是不打？	(1)
在寻乌做调查	(3)
一次座谈会	(5)
“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8)
民敢管军是好事	(13)
念歪的经要正过来	(15)
“精兵简政”的由来	(16)
向杨步浩请教	(18)
边听边改	(20)
要党法，不要家法	(21)
从善如流	(23)
“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25)
“普通党员”	(26)
“我不强加于人”	(28)
以理服人	(31)
讨论《屈原》	(32)
听了何其芳的意见之后	(34)
“抓得不错，很好！”	(36)
五星红旗的来历	(37)

心服口服·····	(38)
事事为志愿军着想·····	(40)
鞋店里的民主会·····	(42)
半颗镶牙·····	(43)
在黄河大桥工地上·····	(46)
民主作风的结晶·····	(48)
在小吃店·····	(51)
要“设身处地”替别人想·····	(53)
“党内没有总理”·····	(54)
夜请李四光·····	(55)
“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很好”·····	(58)
“提得好，提得好”·····	(59)
集思广益·····	(60)
文艺要民主·····	(61)
炒榨菜·····	(63)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65)
经济民主·····	(67)
“这也怪我态度不好”·····	(69)
不能让同志受委屈·····	(71)
贺龙同志做检讨·····	(73)
要让人家把意见讲完·····	(75)

打呢，还是不打？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在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时局的判断，毅然地作出了决定：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转移的途中，一天，红二纵队的指战员们，在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来到了闽赣交界处的一个村子，决定就在这里休息。

这时，纵队部得到报告，说四支队十二大队的一个排与敌人接火了。十二大队的党代表赖传珠同志正好在纵队部，他听了报告后，认为这股敌人是福建卢新铭的部下，早就是红军手下的败将，如果打的话，胜利是有把握的。于是，他信心百倍地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卢新铭部的这股敌人！

听了他的意见后，毛泽东同志让他先不要着急，等开会研究后再作出决定。

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请赖传珠同志把主张打的理由给大家讲一讲。赖传珠同志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经打。一打，保证缴他的枪。”

毛泽东同志听了，首先表扬了赖传珠同志信心足，决心

大。随后又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尽快赶到吉安地区，去和那里的红军会合。打，可能会把敌人消灭；但是，打，必定会耽误时间，而且可能有伤亡，这些都会给我们这次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拖延了与吉安方面红军会合的时间，那就因小失大了。

毛泽东同志作了一番耐心细致的解释后，又要赖传珠同志再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是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

听了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赖传珠同志觉得自己把问题考虑得太简单了。便收回自己刚才的意见，认为还是不打为好。

接着，毛泽东同志转身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不打。

毛泽东同志又朝着赖传珠同志，用商量的口吻问：大家都同意不打，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呢？

赖传珠同志沉吟了片刻，回答说：“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毛泽东同志高兴地作出了决定。

毛泽东同志这种亲切的态度，民主的作风，以及综观全局的雄才大略，给赖传珠同志和广大指战员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寻乌做调查

一九三〇年五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着红军从会昌开到寻乌。在红一、二、四纵队分兵平远、寻乌、安远做群众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寻乌的情况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认为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江西赣州、广东梅县之间的商品、物资的一个集散地，只要对这个县的情况熟悉了，对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就可以基本明瞭。

毛泽东同志在寻乌搞调查，十分忙碌。说话就过去了二十多天，端午节到了。老俵们拿出家里的美酒佳肴，慰问红军战士们，整个寻乌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中。

端午节的第二天，县委书记古柏交给刘淑士医生一张通知，说毛泽东同志请他参加明天的一个会议。

接到通知后，刘医生按时到了城外马蹄岗毛泽东同志住的那幢石砌楼房。屋里已经坐了五十人左右，大部分都是本地的熟人。

见此场面，刘医生心里琢磨着：“开什么会，人这么杂？”这时，古柏同志见他来了，便招呼他坐下，并向他介绍坐在旁边的毛泽东同志说：

“这就是毛委员。”

“啊，毛委员！”

能和毛委员坐在一起开会，刘医生感到十分兴奋。

“请坐，请坐。”毛泽东同志让着座，还谦和地欠了欠身子。

等了一会儿，人全到齐了。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我这次到你们地方上来做调查，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启蒙一样，开始懂得了一些城市商业情况，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开个会，有许多问题向大家请教。说到这，毛泽东同志习惯地推开几张写满提纲的纸，拔出钢笔，然后接着说：我提一个问题，大家便谈一个。

起初，积极发言的人不多，大多数人都有点拘束。后来，大家见毛泽东同志态度十分亲切、谦虚，就渐渐地活跃起来。有时，对一个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大家便进行热烈的争论。毛泽东同志始终采取启发式，尽可能地让大家都发表意见，等到接近统一以后，才把基本一致的看法记录下来。还将记下来的话从头到尾给大家一句句念一遍，然后，很和蔼地问大家：是这样吗？等大家都点头说是这样时，毛泽东同志才继续往下问另一个问题。

正午时分，毛泽东同志请与会的人吃饭。饭后，毛泽东同志一刻也没休息，就和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坐在一起，聊了起来。人们向毛泽东同志问这问那，你一言，他一言，谈得十分热火。

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毛泽东同志向大家问了好几百个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风俗习惯，内容十分广泛。问得最多、最细致的，是寻乌的商业、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斗争情况，其次如水陆交通、山林特产、进出口货、市场店铺、人口成分、土地占有、田租债利、店员和雇农的家庭、婚姻等等，也都问到了。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很谦和地说：谢谢大家帮助我了解了很多问题。

事后大家才听说，会上毛委员所提出的问题，其实这二十多天里早已经调查过了，但是，毛委员为了更详尽、更确切地了解情况，就又召开了这次征询意见的调查会。

后来，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一部分人的思想状况，系统地总结了长期进行调查研究的丰富经验。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提出来的。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民主作风。

一次座谈会

一九三三年冬天，在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苏维埃号召根据地人民抓紧春耕生产。一天，兴国县榔木乡的党支部书记李遂应同志正带领党、团员和干部们给军属种田，忽然区上来人送通知，要他到中央苏维埃所在地——瑞

金去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

李逵应高兴得脚也来不及洗，一口气跑回家，卷上铺盖，带上干粮，就快步向区委走去。

到了区上，区委的负责人一再叮嘱他和其他两个乡的同志，要好好想想，挑最重要的汇报，不要耽误毛主席的宝贵时间。

从兴国到瑞金有二百四十里的路程，三人怀着兴奋的心情，日夜兼程，只用了两天半的功夫，就赶到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坪。

第二天，吃完早饭，一位同志带着他们来到中央政府办公厅。李逵应他们想着毛主席就在这里办公，不由得肃然起敬。三个人低声兴奋地议论起来。这时，毛主席从右边的厢房里走了出来。一见他们三人，就微笑着问道：

“是兴国县上社区来的吧？”

随后，立即伸出手来，同他们一一握了一下。

三个人很恭敬地回答了毛泽东同志的问话，各人又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所在乡的名字。毛泽东同志笑着说：

“来，来，坐上首。今天我是来听你们的报告的。”

说完，便坐在靠右边的一把椅子上，同时，打开笔记本，掏出笔，准备记录。

李逵应他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都觉得不好随便坐下来。

毛泽东同志看出他们有点拘束，便站起身来，亲切地说：

“这是你们自己的堂屋哩，你们不都是党支书吗？党支书，是当家人嘛，还怕坐上头讲话？”

毛泽东同志和葛风趣的话，把李逵应他们都逗笑了，他们便坐了下来。

待大家坐好后，毛泽东同志才说：这算是开个会，想了解一下你们乡里的工作情况。谈每件事时，尽量说得详细些，最好能说出有关的人名、时间来。

开始，李逵应他们就象小学生应考一样，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来，他们才回答一个，会议开得很局促。后来，答了几个问题，他们看到毛泽东同志耐心听取意见，态度十分亲切，就渐渐消除了拘束感。

毛泽东同志询问了乡里的各种组织、田里的生产、购买公债、扩大红军等情况，他们都一一地作了回答。毛泽东同志对“优待红属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很感兴趣。反复问了几次，毛泽东同志问道：有没有红军里面开小差回家的？对这些人怎么办？李逵应他们告诉毛泽东同志说：参军的都是经过动员，自愿去的，开小差的很少。只是有些人参军后对家里放心不下，偷偷地跑回家来看看。但他们的老婆没个好颜色，有的跳起脚来骂他们，有的干脆不叫他们进门。更有意思的是，宣传队员还编了些山歌，教儿童们跟着这些人的屁股后面唱。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歌声带到了哪里：“开小差的士兵，无缘无故回家庭，原来是工农，自动自愿去革命，不应怕牺牲，要做勇敢人，逃跑最可耻，快快归队当红军。”这样，他们在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觉得自己这样

做，确实不应该，就很快回部队了。他们边说边唱地给毛泽东同志听。毛泽东同志放声笑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连声称赞道：“好办法，好办法！”

会议一共开了四天，每天上下午，都要进行四个小时的谈话。每天晚上，毛泽东同志还要找李逵应他们谈上一个多钟头。当时，毛泽东同志的身体不舒服，他从不把它放在心上，却无微不至地关心李逵应他们。每当休息，毛泽东同志还总爱和他们开几句玩笑，常逗得大家笑个不停。李逵应他们和毛泽东同志越谈越亲热，越谈越感到要说的话很多。

毛泽东同志耐心倾听着李逵应他们的话，当讲到一个什么人时，毛泽东同志总是往下追问：“叫什么名字？再讲一遍。呵，好，讲下去，以后怎么样？”当李逵应他们有些事说得不太明白时，毛泽东同志总要问个清清楚楚，还常常虚心地问他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高度民主作风，这个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把乡里的重要事情都告诉给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倾听人民的意见，关心人民的疾苦，集中群众的智慧，把革命从胜利引向更大的胜利。

“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长征以后，党中央曾在陕北根据地的延川、延长、宜川

等县成立了残废医院，收容了长征途中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伤病员。其中有一些人伤愈后体质过差或成了残废，不能重返部队，就留在医院里休养。当时，医院里医疗设备简陋，药品缺乏，被服单薄，伙食也很差，大部分吃粗粮。特别是部分医护人员觉得这里工作难办，一心想上前线，对伤病员照顾得很不够。伤病员意见很大。再加从南方长征过来的同志不习惯北方生活，爱人问题也无法解决，纷纷提出想回南方老家去。

一九三八年春节刚过不久的一天，延长、延川、宜川等县残废医院的二百多名伤兵在延长集合，要去延安找党中央、毛主席请愿。他们先派了几个代表到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找河防司令何长工同志交涉。

何长工同志猛听说有人要上延安“请愿”，心里感到又愧又火。愧的是，由于医院管理不善，闹得几百人要上延安“请愿”，这在根据地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火的是，有事就要上延安，还点名要找毛主席，如果都这样，那会给中央增添多少麻烦！后来，在与这几位伤病员代表的交谈中，了解到伤病员并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有的同志还说三个方面军会合于陕北，人民负担很重，物质供应很困难，如果我们回老家去，可以减轻边区负担，又可做些群众工作，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伤病员代表的谈话，使何长工同志深感对这些不能重返前线的同志关心得确实太不够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代表们解释说：“你们的意见很对，这怪我们做具体工作的没做好，对你们最低限度的要求都没有保证好。不过，

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样忙，哪里能每件事都亲自处理呢？你们先住下，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解决不了的，再找毛主席好不好？”代表们听了，都很同意。

何长工同志一面向延长师范学校借房子，安排伤病员们住下，一面打电话向八路军供给部报告。供给部接电话的同志说，他们马上派人来，叫何长工同志劝阻伤病员千万不要到延安来。打完电话，何长工同志又想到内部发生“清愿”的事可能是头一回，应该报告毛主席。于是马上又打电话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听了伤病员提的意见后，沉默了几秒钟，问道：“怎么处理的？”何长工同志回答说：“安排他们住下了。准备把生活搞好一点，安排些娱乐活动，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再说。”

毛泽东同志又问：“你发火批评人家没有？”何长工同志赶紧回答：“没有批评他们。我作自我批评了，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没有批评他们就好。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同志又说：“长工，这个事情我们没搞好啊！我们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你转告伤病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何长工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话，非常激动，放下电话就跑到延长师范学校，向伤病员们转告了毛泽东同志的话。

伤病员们听后都愣住了：毛主席是多么虚怀若谷，多么认真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啊！一个中年伤员用力捶了自己一下，哽咽着说：“长工同志，请你转告毛主席，我们不去延安了。”

几天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把何长工叫到延安去，向他详细询问残废医院和伤病员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说：“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病员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那里去，都会对这个名字反感。我和富春同志议了一下，准备把残废医院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你就做总院院长，再给你派个政委和卫生科长，河防司令部另派人去工作。”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停下来看了看何长工同志的反应，又说：

“这个事情很重要，搞不好会影响前方部队士气。现在一时没有合适的人，你先去工作吧。”听了毛主席那么亲切、诚恳的谈话，何长工同志当即表示：“主席放心，我去。”

毛泽东同志又说：“我们还要召集伤病员代表和卫生部门一起开个教导院工作会议。他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办法都拿出来。”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加重了语气说：“会要在延安开，伤病员多派一些代表来。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给中央添麻烦。要尊重群众的意见，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想到延安来，我们硬不叫人家来，怎么能谈得拢呢？以前不及时处理，让问题成了堆，这回再煮成夹生饭，以后还要回锅。”毛主席还嘱咐何长工同志回去搞一个筹建荣军教导院的方案来。

回到延长，何长工同志迅速搞好了建院方案派人送给毛